

姐姐的礼物

■ 黄海樨

姐姐自深圳返乡,给我带回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盒木荷干花。

打开那个如普通文件纸张大小的盒子,一股混合着山林清香和山茶科植物蜜甜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层层叠叠,装满了码得整整齐齐的木荷干花。一朵朵如普通硬币大小的小花,每朵花儿张着五枚蜡质光泽的倒卵形花瓣,花朵中间点缀一团金黄色的丝丝花蕊。花朵形状依然坚挺,原本洁白的花瓣已泛出微黄,仿佛在讲述着离别枝头的故事。

去年秋天的一个休息日,接到姐姐电话,说在小区附近的郊野公园爬山,在一处山道旁邂逅好几棵颇有年份的高大木荷,开了满树白色的花儿,兴奋地与我分享那一幕花事盛宴。我脱口而出:“拾点落花给我,这是最好的干花。”姐姐一口应允。

捧着这份特别的礼物,我仿佛看见了姐姐在铺满落花的山道上,俯身弯腰,细心收拾落花的情景。这一朵朵美丽的花儿里,装满了姐姐沉甸甸的爱。

这一刻,我的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了四十多年前那个秋日的午后,在母亲工作的海南岛儋州市雅星农技站,七岁多的姐姐背着才四岁的我,去花生地里找母亲。母亲和工友们正在地里拔花生,翻过的泥土里藏着一些脱梗的花生粒,是我们这群家属小孩最喜欢捡拾的“漏网之鱼”。看着已有不少孩子在地里翻

找,我骑在姐姐背上催促:“跑快点!跑快点!”加快脚步的姐姐一不小心,打了个趔趄,姐妹俩双双摔倒在田埂上。姐姐的下巴刚好磕到我手里提着一个装花生的铁罐子,被锋利的铁罐边沿割开一道口子,鲜血直流。我吓得哇哇大哭。母亲和几位阿姨赶紧跑来,抱起姐姐去包扎处理伤口。

姐姐背着我,飞奔在田埂上的那一幕,成为我懵懂童年里与姐姐最亲密的时光记忆。

步入少年的我们性格迥异,经常针尖对麦芒,我觉得她霸道,她认为我矫情,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甚至连家里的零食也要平均分配。每当姐妹俩发生争抢“大战”时,性情温和的父亲被惹得发火,叱喝我们:“真是两山虎!我最好买个天秤回来称好平分。别说养三四个孩子,我养两个都搞不定。”

我读高二的时候,姐姐已高中毕业到广州求学。家里少了姐妹俩偶尔的小吵小闹,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心里突然感觉空荡荡的,开始念起姐姐在家的

好。没过多久,我隔三岔五就收到姐姐从广州寄回来的礼物。有时候是一件漂亮的碎花裙子,有时候是一个可爱的绒毛玩具、一盒流行金曲的录音带,或者一本我心仪许久的好书。当年家里经济并不宽裕,这些令我惊喜的礼物都是姐姐

在学校里省吃俭用,从微薄的生活费里挤出余钱购买的。

待我读大学时,姐姐已到深圳工作,但是对我的关爱和照顾丝毫不减,同宿舍的女孩子都对我羡慕不已。

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女同学在宿舍里闲聊,我说起年少时与姐姐平分零食的趣事,韶关妹阿庆笑着说:“你们这算什么。别看我和我妹现在这么要好,我们也是从小吵到大。有一次我爸出差买回来两个葡萄珠子的胸针,我们对比了一下,发现一个胸针的珠子少了一粒,拿到少珠子的那个大哭大闹,另一个坚决不肯相让。我爸非常恼火,说以后再也不买东西给我们。”大家最后总结说,兄弟姐妹小时候多点打闹,长大了感情才会更好。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我们早已告别青春岁月,彼此头上暗生的华发,烙下我们相伴已跨过半个世纪的印记。可是,在姐姐眼里,我还是那个需要她时刻守护的任性小女孩。

前两天,姐姐的女儿琪琪给我来电:“姨姨呀,我和妈妈正在逛街。我看中一个小熊图案的包包,妈妈说你肯定也会喜欢,让我买多一个送给你,就当是三八女神节的礼物吧。”

一盒木荷干花,藏着姐姐最细腻的心意。岁月悠长,亲情相伴,这份温暖与疼爱,将永远温暖我往后的岁岁年年。

中大情怀

■ 黄景隆

读中学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梦想——努力读书,争取考上中山大学。

但是,天意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进化州一中成了一名高中生,憧憬着中大梦。入读高中一个多星期,一纸师范学校的补录通知书,把我从梦中拉回到现实——我去读了师范学校,准备当小学老师。

当了13载中学老师,由于舞文弄墨的缘故,转行到镇政府,又公选到区委政法委工作。

2016年,广东省法学会在中山大学举办全省法学会会长培训班。由于区法学会会长身体欠佳,委托当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我参加了这期为期一周的培训班。

我和全省县级以上法学会会长一起,来到心仪已久的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参加培训。

白天,聆听省法学会领导和中山大学法学专家的精彩授课;傍晚,漫步于中山大学美丽如画的校园,与中山大学的莘莘学子一同走在绿树成荫的校道上。置身于这所广东顶尖学府,读着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中大校训,感悟“学在中大,追求卓越”的良好学风,感受到中大浓郁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们全体学员不仅学到了中山大学法学教授专家分享的很多精彩知识,也拿到了盖着中山大学鲜红校章和时任校长的印章的结业证书。

这次培训,让我圆了一次中山大学梦。

斗转星移,时隔十年。2026年3月底,某县级市委政法委组织的政治轮训和平安建设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中山大学举办。

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班,第二次来到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

再次来到梦想中的中山大学——这个几乎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心中满怀喜悦之情。

在班主任曾老师主持的开班仪式上,我们全体学员一起唱起了《中山大学校歌》——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中山手创,遗泽余芳;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学以致用,不息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振兴中华,矢志勿忘。

与十年前在这里培训的内容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白天聆听中山大学、广东省委党校等教授的精彩授课和外出现场教学,晚上就在“中国最美的十大校园”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也称康乐园里散步。

漫步在绿树成荫的康乐园,树影婆娑,鸟语花香。这美丽如花园,又像一个小森林的校园,渗透了绿景色,绿植物,又渗入丰富文艺成分的校园,校园的传统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交相辉映。

我与中山大学的缘分,源于心中的梦想,成于前后相隔十年的培训。二期中大课,一生中大情;学有所成,不负韶华!

七绝三首

■ 许利雄

读苏东坡传

东坡笠履任天真,
过眼荣枯陌上尘。
雨笠烟蓑半生事,
清风朗月最宜人。

万树飞霞映日红。
心绕故园香雾起,
一怀芳绪入云中。

竹溪畔观花

竹溪春色倚云栽,
满树繁华照水开。
莫叹风铃摇落尽,
香随流水到蓬莱。

踏春

乡园春色醉东风,

檐角的雨
轻轻落满青石板
点点清明
悄悄漫过隔世的跫音

清明雨

■ 杨叶林

柳丝垂在风里
凝露如笺
写不尽的絮语被风揉碎
绕着故园
铺展半卷流年

纸花轻绕路旁
素白无言
似未说尽的惦念

在风中轻轻翻看

静守一程山川
雨雾漫过山岗
草木含烟
把时光轻轻安放
清润、安然
藏起心底最柔软的波澜

雨幕中
远山含黛,正与炊烟细细道别
心有牵挂,眼含澄明
清明,就这样被细雨轻掩
沉静、绵长,又藏着暖

小小说

除夕晚上,叔叔婶婶又来闹,硬说我们住的房子是爷爷奶奶盖的,要赔一半钱。爷爷奶奶气得直咳嗽,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妈妈看着年迈的老人和瘸了一条腿的爸爸,一时不知所措。

后来叔叔婶婶又来闹过几回。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

正月十六凌晨,我被一阵极轻的拉铃声惊醒,光着脚冲出门时,出租车已经停在路口,等着妈妈上车。

“妈!”我扑上去抱住她的腰,“你别走!”

妈妈身子一僵,包砸在地上。蹲下来时,眼眶肿得吓人:“乖,听爷爷奶奶的话。妈出去打工挣钱。”

司机按喇叭。她掰开我的手,塞包,上车,关门。车影融进晨雾。

老槐树下,爸爸倚着树干,烟蒂烧到手指也没察觉。

日子慢得像老座钟。

爸爸的腿是在工地搬砖时被钢筋砸坏的。妈妈走后,他学着做针线活。我的校服扣子掉了,他笨拙地穿针引线,针扎破手指,血珠渗出来也不擦,缝了拆,拆了缝。

那天夜里,我起来喝水,经过书房时听见爸爸在低语。门虚掩着,他背对着门,手里攥着妈妈的照片,声音压得

很低:“孩子天天问起你……”他好像有什么东西哽住喉咙,再也说不下去了。

开春晒被子,奶奶忽然念叨:“你妈最爱吃我腌的咸菜,今年得多留一罐。”我才发现,咸菜缸旁真的多了一罐,用布包着,搁在柜子最里头。她从没过动过,只是偶尔打开柜门,看上一会儿,又轻轻关上。

夏夜,我躺在竹椅上睡着了。迷迷糊糊听见奶奶和爷爷说话。

爷爷叹气:“那钱,她都寄回来了?”

“月月寄。让给孩子买好吃的。”奶奶顿了顿,“打电话回来,问长高没有,学习怎么样,问着问着就不说话了,最后总说话费贵,挂了。我晓得,她是怕再说下去,自己先撑不住。”

我闭着眼,眼泪滑进耳朵里。叔叔婶婶闹上门的样子、爸爸瘸着的腿、奶奶抹泪的样子,忽然和妈妈离开的背影连在了一起。

第二天,奶奶从柜子翻出一张照片。妈妈穿着蓝色工服,站在流水线旁,瘦了很多,眼窝凹陷,却对着镜头努力挤出一个笑。

我把这张照片,和那张我三四岁时被她抱在怀里的合影,并排放在书桌上。

开学前,叔叔婶婶又来过一次。这回他们带来了一辆三轮车,说要把家里

■ 陈金玲

的电视机和冰箱拉走——反正我妈跑了,我爸瘸了,留着也没用。我爸气得嘴唇发紫,扶着墙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当初建房子,是我出的钱。你们敢动这里的一件东西,我今天就把命搁这儿。”他眼睛红得吓人,手里紧攥着拐杖。叔叔婶婶看看我爸,又看看里屋的爷爷奶奶,怕闹出人命,骂骂咧咧地退了出去。

午后,我趴在桌上,对着作文本上“我的妈妈”四个字发呆。门推开了。爸爸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几张火车票。

“爸带你去找妈妈。”他说。我愣住了。爸爸的指头在票边上来回摩挲,那个动作我见过,他对着妈妈照片发呆时,手指也是这样,一遍一遍的。

“妈妈会回来吗?”我问。

爸爸笃定地说:“会的。”他把火车票放在我桌上,转身出去了。最上面那张是返程票。

夜里月光漫进窗户,落在桌上那两张照片上。妈妈的笑脸在月色里格外温柔。

我低下头继续写《我的妈妈》:妈妈,前些日子村支书来我们家了,他说村里要办一个加工厂,专门招在家带孩子的妇女,不用出远门也能挣钱。奶奶听了,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妈妈,你能回来吗?



归途 张成林摄